

“书模”周有光

简平

我第一次见周有光先生，是李行健先生安排的。李行健是周有光的同行，也是语言文字学家，曾任语文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；他还是周有光的邻居，很长一段时间与周有光住同一栋楼里，周有光住三楼，他住五楼，即使后来搬迁了，但仍在那个小区，与周有光可谓“近在咫尺”。

周有光自打搬到这个位于朝内大街后拐棒胡同里的小区后，一直住到去世。小区的门口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门市部，所以，我去北京的时候常常去那里逛逛，对那一带也算比较熟了。周有光住的这栋六层楼没有电梯，我前去拜访时心想，他一直工作到85岁才退休，那他这样每天上下楼，腿能吃得消吗？后来，他告诉我，他倒是没有问题，90岁还在爬楼呢。周有光的独子周晓平为了更好地照顾他，曾打算把这儿的房子置换到自己家附近，但周有光没同意，说自己已经住惯这里了，而且他的一些好朋友也都住在附近。

周有光家说起来有四个房间，但面积都不大。我坐在他只有9平方米的小小的书房里，环顾四周，一切都是那么的简陋。一张陈旧的小桌子，一个陈旧的小柜，四个陈旧的小书橱，坐着的椅子都没有扶手。但是，我明显地感到这里气场强大。周有光那时109岁，侃侃而谈他即将重新修订出版的《朝闻道集》。这本书是周有光105岁时出版的。我读后非常震撼，他的思维如此超前，他的视域如此辽阔，思想紧扣这个时代。周有光的气场，源于他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并以世界的目光来看中国。

与周有光聊天足以让人开悟。他说自己也没想到能活那么长，不过，生命不在于长短，而是要有价值，这价值就是对他人对社会有用、有贡献。他谈笑风生，幽默至极，时常调侃自己，说到好笑之处，自己都会掩嘴而笑，然后用手帕擦擦嘴，再将一颗咽喉含片放进口里。跟着他大笑时，我才真正体验到什么叫睿智、什么叫豁达。那天，为了让我听明白他对人生命周期的认识，他顺手在便签纸上画图表做演示，这时，我蓦然想起其实他是经济学家出身，后来才从事语



“书模”周有光先生（作者供图）

言文字工作的，所以他的思想和表述都非常有逻辑性，甚至可以“建模”。

我错过了他的110岁生日，但我拿到了他家人特意制作的庆贺寿碗。寿碗通体洁白，上面画了两朵带着枝叶的粉色牡丹，浅浅淡淡的，犹如他的为人和性格，淡泊、清疏、温和、纯净。

周有光是常州人，我母亲也是常州人，特别凑巧的是，我在周有光出生的那条伴着运河的青果巷住过一段时日。如今，周有光的老家宅子——始建于明朝的礼和堂已保留了下来。青果巷每年举办“字在青果·音而有光”有光拼音文化季，我参加过许多场活动，沉浸式地感知周有光与汉语拼音的故事。但我之前却不知道周有光还是常州吟诵的代表性传人。常州吟诵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是运用常州方言进行吟诵的一种传统艺术形式，其源上溯先秦时期的吴地吟唱，肇始于战国时代，经唐宋发展，明清走向繁盛，已有三千年以上的传承历史，是语言、音乐、诗歌结合最紧密的方式，由此可见周有光研究语言文字并非没有根基。虽然我没听过周有光用常州方言吟诵唐诗、宋词，但他说话时的常州乡音让我倍感亲切。

周有光传承常州吟诵，而他的夫人——才貌双全的张允和却对昆曲情有独钟，但这没有丝毫的违和感，他俩留下了许多琴瑟调和的佳话。张允和担任北京昆曲研习社社长时，非常积极，又是演出，又做研究，还要编辑专刊。周有光也跟着入了社，他说他是不积极的，不过每一次开会从不缺席，他说“我得去陪她”。他俩对家里的保姆特别好。当时有两个从农村来的保姆都很年轻，周有光说，她们不学文化太可惜了，要是有了文化，将来可能会改变自己的人生。于是，他和张允和给保姆们制定学习规划，还亲自授课，结果，两个保姆一个考上了中专，一个考

枣树

谢光明

上了大专。两个小保姆因上学而离开了，他俩都很不舍，可发自内心地为她们高兴。

张允和是93岁那年去世的，那时周有光虽然很伤心，可还是慢慢地平复了心境。他说，前面的人总要为后来者腾出生存空间，这样人类才能生生不息，一代一代传下去。

但身为气象学家的独子周晓平于2015年1月遽然离世，这对周有光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，他根本无法承受。在周有光送给我的《我的人生故事》一书中，他写了他与张允和还有过一个女儿，名叫周小禾，人家都说他们有一儿一女，是全福夫妇。但小女儿在抗战时期得了盲肠炎，由于战争环境下得不到合理的治疗，不幸病逝了——“这是最悲惨的事情”“这是一个打击”。不料，没多时，一颗流弹又击中了周晓平的腹部。幸好住处附近有空军医院，及时地送去抢救，动手术把子弹给取了出来，捡回一条命。这样的遭遇让周有光对儿子始终深爱有加。周晓平去世后，谁也不敢把这噩耗告知周有光。平时，周晓平每周都要来看望父亲的，因而不见他来，周有光便问保姆，保姆说，他外出开会了。过了一周，依然不见他来，周有光再次问保姆，还说怎么连电话也不打一个来。周晓平曾患过胃癌，他十分担心。到了第三周，已没办法再瞒下去了，于是，家人和好友商量叫辆救护车等在楼下以防意外，然后再去跟周有光慢慢“渗透”。周有光表现得异常冷静和理性，他说，你们不用再骗我了，我能扛得住的。

独子的离去让周有光遭受重创，他很快就因胃部出血、肺部感染等住进了医院。直到当年6月，他的身体才得到恢复。出院时，他对人说“风暴已经过去了”，可事实上，他无法释怀，常常半夜三更起来，让保姆扶着他在周晓平住过的屋子里走过来走过去，这里抚抚，那里摸摸，垂泪不止。接着，连白天都这样，周有光甚至极少说话了。听到这些消息，我担忧不已。

2016年10月，我去北京出差时想上门看望周有光，并带去我刚出版的《最好的时光》，这本书写了我和我母亲两个癌症患者携手度过的四年时光。那天，我走上那幢老旧房子的三楼，正想敲门的时候，忽然犹豫起来，我真的非常害怕惊扰了他。最后，我还是请李行健将书转交给了他。让我惊喜的是，他看了我的书后，不仅说这书名起得好，还专门拿着书拍了张照片，权当是为我做“书模”。看着照片，我不禁泪流满面。三个月后，2017年1月14日，周有光在度过112岁生日的次日，驾鹤西去。那一天，盘桓在我脑子里的都是他的音容笑貌，还有《朝闻道集》扉页上的话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；壮心在，老骥千里；忧天下，仁人奋起。”

舅公家门前有四棵果树：一棵枣树，两棵梨树和一棵枇杷树。每年暑假，祖母总要把我带到舅公家里去，因为舅公家有吃不完的枣子和梨子。九岁那年寒假，祖母在舅公家挖了一棵小枣树回来，教我种在门前。“过五六年咱家就有自己的枣子吃了。”祖母说。

小时候时间过得慢，慢得让人觉得长大是件遥不可及的事，好像有一双无形的手，将时间拉得很长，每天起来看见那棵枣树，它就像坏了胚似的不见一点长进。命运在我十二岁那年打了一个关键针，祖母去世了。小枣树长了几年，都没我高，可我到了青春期，小枣树突然疯长起来，比我长得还快。我十七八岁，它就长到一层楼房那么高，开花结果越来越多。

我第一次参加工作，父亲将木箱子和用蛇皮袋装好的被褥放在枣树下，然后站在路边拦车。那天雾气弥漫，山村的清雾在河面缭绕，水岸边长着一大块白色鸢尾花，父亲在雾里徘徊。那一刻，我对离开家乡离开父亲越发依依不舍。

我与妻是在农村结的婚，新婚之日，我背她进门，帮忙的亲戚朋友在枣树上挂了长长的鞭炮，“噼里啪啦”响个不停。伴娘，也就是我的小姨子不得不用红伞罩住我们，以致那把伞被炸出许多小洞。那是我们最快乐幸福的日子。

后来，女儿出生，上幼儿园，我在枣树上自制了一个秋千，秋千的摇晃总是伴随着女儿咯咯的笑声。有一次，女儿从秋千上掉下来，滚落到水沟里去，跌得满头的包。

儿子出生后，爬枣树摘枣子，捕知了，每年都会从枣树上掉下来。到女儿出嫁，枣树已根深叶茂，开花时无数蜜蜂围着枣花采蜜，绿荫遮蔽了大半个前院。我犹豫了几天，下决心用锯子把枣树锯了。劈柴，码放，整整花一上午时间处理枣树的枝丫。枣树倒下那一刻，院子突然敞亮起来，眼光照在每一寸水泥地上，可我心里却觉得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朋友甚至亲人。

第二年春天，枣树根部新长出来的树苗，被我用篱笆保护起来。如今，枣二代还没我4岁的外孙女高，但我知道，要不了几年，它会在外孙女的眼里蹭蹭地长。

